

幸存的一粟

成幼殊

Of the East?

Never doubt the man whom you love
already changed his mind?

Still believe him to be a knight of
righteousness?

Yet now, why he does not come to the plight
rendezvous of yours when night is deep

No one can assuredly save you,
No other's hand can raise you from your
Doom;

When, with sickness, you will have fled
your father's fierce hand,

Fled from the hypocritical white face
the hospital,

There will be only a long dark road
for you away in the night,

And then, have I the right to
with warm words any more



幸存的一粟

成幼殊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幸存的一粟 / 成幼殊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3. 1

ISBN 7-80603-665-2

I. 幸... II. 成...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成幼殊—生平事迹—摄影集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055671号

责任编辑 汪稼明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2060055—5420

市场部 (0531)2053182 (传真) 2906847

网 址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http://www.sdhbs.com.cn>

电子信箱 webmaster@www.sd-pictorial.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80 × 230 毫米

19.5 印张 131 幅图 240 千字

印 数 1-5000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序

屠 岸

成幼殊女士，在中国诗歌界，知道她名字的人也许不是很多，但她是一位真正的诗人。20世纪40年代初，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的她，开始写诗。1944年，我，上海交通大学学生，读到了她的手稿，即惊异于她的诗歌才华。那时她用“金沙”作笔名，发表诗作。1945年到1947年，幼殊和世光(狄蒙)、鲁直(谢庸)、宗锡(左弦)、何溶(伯英)、求真、妙英(方谷绣)、惠慈、克俭等十数人，加上我，都是年轻诗友，在上海成立野火诗歌会，出版油印诗刊《野火》。这在我们是一段值得永久怀念的历史。幼殊那时已是一位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从事地下革命工作，1948年白色恐怖猖獗，她身处险境，奉命转移到香港。1949年返回内地，先在广州《南方日报》当记者，后奉调北京外交部，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直到离休。但她始终没有停止诗歌创作的写诗生涯，绵延了六十年。

幼殊还是一位歌词作者。她作词、春海(大卫)作曲的歌《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在上海纪念昆明“一二·一”死难烈士的群众运动中(1946年1月)唱遍了上海的大、中、小学，街头巷尾。我至今还记得1946年1月13日公祭于再烈士后群众大游行时高唱这首歌的情景，我自己也在队伍中激昂地唱着。1949年上海解放后，原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和上海文艺工作者举行会师大会，会上大家高唱革命歌曲，这首《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又一次响彻上海大地。1999年在庆祝上海解放五十周年和建国五十周年的群众大会上，这首歌再次震响上海的天空。

1940年初，幼殊还是少女的时候，她的诗情就喷涌了。她的诗艺像一棵树在

阳光雨露下成长，很快趋于成熟。英国诗人济慈说过，诗句的诞生应该像树叶生长那样自然。我觉得幼殊的诗句就是这样。她写个人感情的涌动，写时代风云的激荡，写爱情，写战斗，写人民生活，一切都在笔下自然地流出，无矫饰，无斧凿痕迹，正如苏东坡为文那样，“大抵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她的天资使她与伪诗无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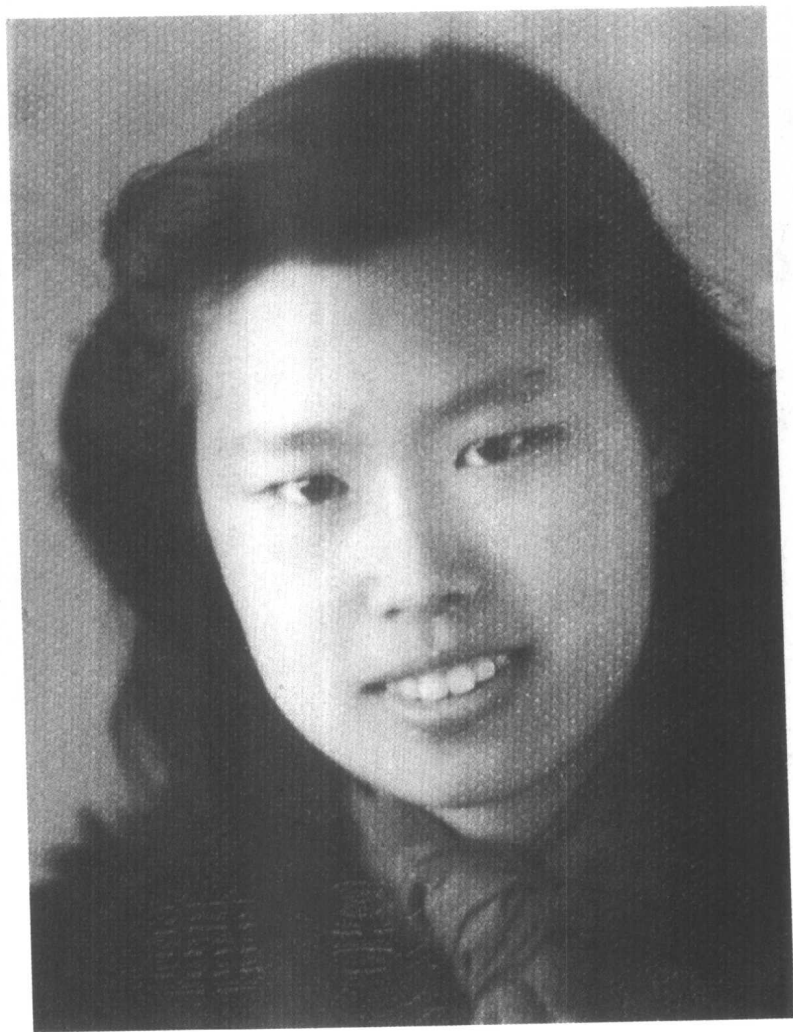
幼殊的诗的本质是“真”。一切都是真情的流露，真实的感受，无论笑声还是泪痕，回顾还是前瞻，梦幻还是现实……从她的诗中，可以看到一位女诗人同时又是女战士的真实的态度、真诚的灵魂。由于真，她的诗显现出女性特有的感情触觉。那么热情似火，那么柔情如水……她的感情呵，多少细腻的涟漪，多少壮阔的波澜，构成了独特的女性诗歌画卷。

幼殊的诗讲究意境。在她笔下，意境来自天然，不是刻意经营造就的。意境随着真情的流露而形成。她爱写梦。诗人往往与梦分不开，诗人是梦游者，也是梦想家。她写女儿的梦，恋人的梦，斗士的梦。读她的诗，仿佛与她一同沉入梦境，一同在梦般的意境里雀跃或沉沦。

幼殊的诗大都为自由诗。她随着意之所至，让诗句流泻而出，不受格律的束缚，而且佳作大抵为短篇，把感情浓缩在十几、二十几行之内。但她的诗并非脱缰的野马，而是自有规律可循。她惜墨如金，不滥用一个字。稍长的也有，半格律体也有，都服从内容的需要。她的诗行排列参差而非无序，一切遵循感情的流向。她的语言自然，清澈，富有内在的音乐性。

济慈说：“美的事物是一种永恒的愉悦。”我读幼殊的诗就有这种感受。她所创造的诗美是恒久的。每阅她的诗篇，无论是忧伤的，欢乐的，我都得到无上的愉悦。而且，每读一次，不是重复已有的感受，而往往有新的发现，从而得到新的快感。这种诗美叩击神经，撼动心灵，而且余响不绝。

幼殊诗作的高峰期在1940年代。我曾手抄她的诗作的一部分，历经“文革”炼狱之火而保存了下来。但她早年的大量诗作却长期沉埋在历史的遗忘中。万幸的是，幼殊当年的同学，旅居新加坡的侯克华先生保存了幼殊1940年代的大量诗作手稿。



1942年春天的我。上海。同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秋季入学。

蝙蝠

這夜，彎月亮已經離去，
繁密的星漸漸疏落，銀河黯了，
有蝙蝠飛入開着的小窗，
幸福就這樣來臨？
紫燕般靜展起輕攏的翼，
又如神祕的黑色大蝴蝶，
迴繞於我白的眠床。
於是欲思索几行自黃失傳的詞曲，
更憶及古澹的織錦花紋？
不全是怪誕的夜遊患者么？
抑或是大胆喜悅的黑暗突擊手？
……
當文已倦飛，倒懸在牆隅鉛絲上，
翳動的翅，淡紅的小嘴，合：欲睡了，
夜半唐突的借宿者呵，
將什么當酬報呢？
早秋柔如水的夢，分一半吧，
夢中更借我以翅膀。

三三年八月
浦行新邨

厄運

你印度的姑娘是苦痛的形象，
命運如同夜一般漆黑；
你慧對的大眼因恐懼而閉緊，
又為了悲哀，顯得更大而且茫然。
為什麼要這樣執著於愛情？
那祇是個有妻子的中年人；
而你激怒了的父親，是的，
他是高大的，生著濃的鬍子，
他拉住你烏黑的髮又舞起木棍，
他到病房來找你，舉起了槍！
呵，你藏匿在這無人的小房裡，
你吓著了我，你這隻陌生的小貓！
你孩子般的瘦臉是注白的了，
你可悲的心裡跳動著甚麼呢？
我不是為了憐恤而願意救助，
只因為你火一般的烈性震撼了我，
死，當它踏著大步而來，也不能
使你軟弱而垂下頭顱？
是什麼高貴的血液流動在
你深褐色的皮膚之下
——你這亡了國的東方古邦的女兒？
你不懷疑那個男子已經負了心？
你仍舊相信他是位仗義的騎士？

而他為甚么在這般深了還不應約而來呢？

沒有人能夠完全救助你的，
沒有別人的手能挽回你自己的厄運——
當你抱著病逃出你父親的毒手，
逃出了醫院偽善的白色的大門，
等待著你的是深夜裡黝黑的路，
而我，有什麼權利再以溫暖的言語來
欺騙你呢？

你的衣裾已急促的拂下了時常的樓梯，
我為你祝福，站在沉默裡。

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公濟醫院

The Doomed Maid

You, Indian Maid, are an emblem of distress,
 Your fate is dark as night;
 Your wise broad eyes sparkle in fears,
 And become more big and misty with melancholiness.
 Why so stick to love?

He is only a married, mid-aged man;
 And your indignant father, yes,
 Is a tall big fellow, with a heavy moustache;
 He came with a wooden rod, grasping your
 black bright hair,

O he came to the ward to catch you, raising
 his pistol!

And you hid yourself in this little room, with
 no others beside.

Faint kitten! I'm frightened by you,
 While your thin, childlike face turn to be white.
 What pulse beats within your sorrowful heart?
 I come give my hand to you not through pity,
 But because of your unconquerable will that
 rocks my soul.

Death, when coming with big strides toward
 you, could not yet

Command you to yield and hang your head?
 What noble blood runs

Beneath your dark brown skin,

— You, daughter of the ancient fallen empire

Of the East?

Never doubt the man whom you love has
already changed his mind?

Still believe him to be a knight of
righteousness?

Yet now, why he does not come to the plightful
rendevous of yours when night is deep?

No one can armedly save you,

No other's hand can raise you from your own
Doom;

When, with sickness, you will have fled from
your father's fierce h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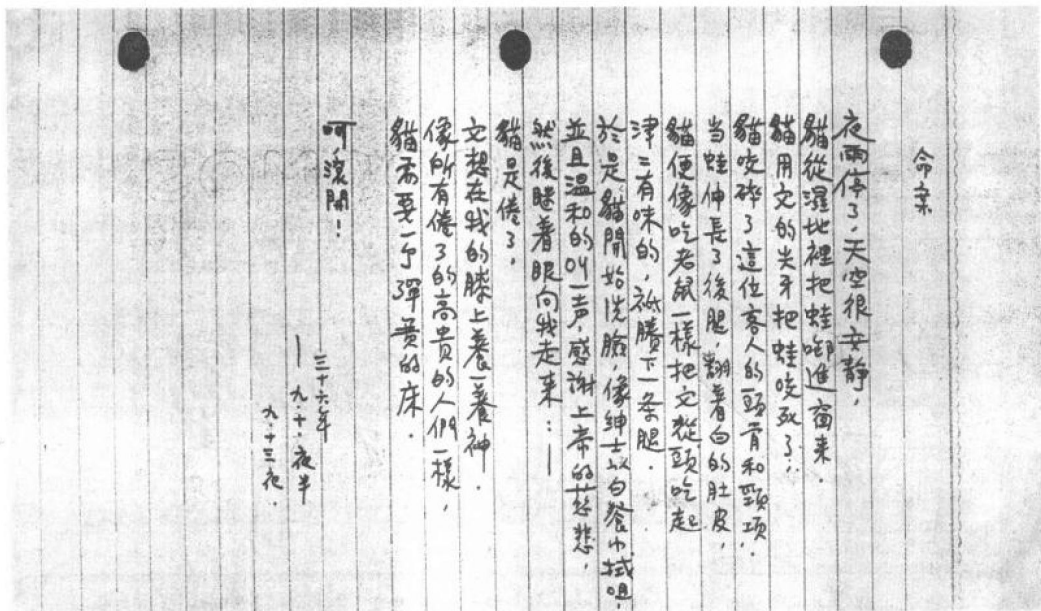
Fled from the hypocritical white portal of
the hospital,

There will be only a long dark road waiting
for you away in the night;

And then, have I the right to deceive you
with warm words any more?

Your petticoat has swiftly swept down
the dark narrow stair;

I pray for you, standing in silentness.



1947年9月,《命案》手稿。上海。

1998年,这些诗稿重新回到了幼殊的手中,我也重睹了那些手稿的复印件。这一年10月,我回上海时,特地到圣约翰大学旧址(现为华东政法学院)走了一趟,追怀当年与诗友在这里的会面,追怀当年幼殊在这里苏州河畔的放歌,想到她的诗作失而复得,思绪万千,在校园纪念坊下我即兴吟了一首十四行,题为《纪念坊》:

塔一样竖立在草坪上,
匾额和对联的纪念坊:
看四根石柱上镌刻着
呐喊和旗帜的声与光。

五十年前歌声亮,
苏州河畔再引吭;
天翻地覆烟云过,

女诗人手迹在何方？

写在金丝桃叶上？

写在杜鹃花瓣上？

写在秋风里？春雨里？

可曾给校园留芬芳？

新加坡稿本越重洋：

纪念坊下泪几行……

这首诗寄给幼殊，立即得到了她的诗作《回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面对再一个千年，夸克，太空，新世纪。”这两行诗永刻在我的心中。

幼殊的诗集将要出版，嘱我写序。作为半个多世纪的诗友和她诗歌创作的见证人，我欣然从命。于是就写了上面这些话。

2000年7月—9月

落发缀串的思念

顾 绛

小成——我的幼殊姐：

今日是1992年最后一天。绿衣使者送来了你沉甸甸的京华信札。非常意外，非常惊讶，非常感慨……信袋里，竟装有你写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元月的一首诗《寄》。

迎新年，《寄》是我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此刻，辞岁家宴已散，儿孙们的欢声笑语远去。我独坐灯下，一遍遍默读你的诗，咀嚼近半个世纪前那沸腾的往事……

1945年初，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一个学生社团“文汇团契”的九名成员——包括我这并非“老大”的学生在内，刚刚登上投奔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征途，留在上海的你，写下了这首寄给“离人”的诗。

《寄》却无处可寄。你的诗绪编织“一头白羽红喙的鸽子”，托付它“小心地衔着”你“以落发穿缀成串”的思念，飞向长江北岸，盘旋在灰空，寻找正在茫茫雪野匍匐行进的“离人”。

那年严冬，“鸽子”未能越过“多少重山水”。今日，你的《寄》终于寄到了我手中！

你在来信中提及：金秋10月回上海参加圣约翰大学校友联谊大会，海内外校友纷纷赶来团聚，盛况空前。从新加坡飞回的老同学侯克华，把你年轻时写的一些诗作带回国，其中就有这首《寄》。你告诉我说，在这首旧作中，“牛吼者”是指何溶，“顽皮的女孩”是指我；还问我：可认识侯？他是“文汇团契”最早成员之一。小成，我感喟万分。你的《寄》行路万里，从海外转了个圈，横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年代，已过了四十八载！这是多么漫长而又奇特的邮程。

我说不准是否认识侯克华先生。可能那时面熟。当初,我像只小尾巴紧随你和何溶,乐颠颠地到“约大”校园参加“团契”的活动。人们都知道一脸顽皮相的“小顾”是校外女生,破例被吸收为成员。侯克华也许曾经微笑着向我走来,我却像受惊的兔儿一般,“嗖”地从钟楼课室外的回廊里,逃向校园葱郁虬盘的大榕树背后。为什么呢?因这“约大”的男生,习惯用英语和同学打招呼或闲谈;我是个“英盲”,害怕当场出丑。

现在,我很幸运地“认识”了侯先生。他——不就是你诗中的“白羽红喙的鸽子”么?是他飞渡重洋,回归祖国,赠予我们历史流动的喜悦;也使你我的“落发”能够汇同一起再次“穿缀成串”,向当年同途的其他八位“离人”,泉倾我们无尽的思念。

在“约大”校友联谊会上,你见到的洪宝仁,近年常来南京看我。这位“离人”之一的大学生,1957年后历尽煎熬,如今却依旧保持着憨厚达观的性情。他的共患难妻子——在征途中如大姐般照应过我的冒怀昆,以及“牛吼者”何溶,却在近年先后谢世。听说屈君培也已逝去。那些杳无音讯的同行者:“老夫子”沙文渊大哥,艳丽如花的姚蕴芳,有一双忧郁眼睛的陈镇泰……不知你此次上海之行,是否闻到他们的近踪?

想起沙文渊大哥,我仿佛又见到一头带眼镜的骆驼。记得逃离上海那天凌晨,正逢伪市长周佛海上台,全市戒严,沙大哥坐在第一辆三轮车上“带队”,在沿途伪军林立虎视眈眈的逼视下,沉着地使我们一行,顺利地从沪西抵达外滩。到了苏北如皋的农村,我们一大帮人在他家打扰了一个来月,等待续上征程。他姐夫——抗日民主县政府的顾县长,为我们开辟了道路,由交通网一站站护送到苏中公署报到。沙大哥上有高堂下有妻儿,留在家乡参加了抗日工作。但是,抗战胜利后可能由于出身地主家庭,他父亲又有点“历史问题”,巨浪咆哮着要将他卷走。他携妻牵儿,流浪回上海。我想他仓惶离故土之时,定是一步三回头地恋恋不舍。听说,后来他去了刚刚归还祖国的台湾教书为生。

有位朋友听了沙大哥的故事,唏嘘着对我说,他们何曾未有过豪情壮志,而且曾为抗日尽过力。你们当年得他的引路和接待,千万别忘了海峡那岸的沙大哥啊!是的,小成。此刻我手抚你的诗笺,很有些大江东去不复还的悲壮之情。

……寒风从窗隙袭入，街上响起了劈啪的鞭炮声，迎来了金鸡报喜的1993年。我仍然沉缅于久远的往昔。我深知，没有你和何溶牵我进入圣约翰大学“文汇报契”的圈子，一个失学的女孩，便不可能跟随大学生们参加抗日队伍。在“团契”，我第一次听说有个革命圣地延安，在敌后有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燃起了我心底“壮志饥餐胡虏肉”的烈焰。你们秘密组织同学去敌后，我死缠活缠要求同往，没被允许。还是你和冒怀昆心软，说：“小顾吃得了苦的。”点头同意了。

你是知道的，寡母看管很严，我很难脱身离家。冒怀昆嘴角上翘地微笑着，一双弯月形的眼睛流露出聪慧的光泽。明末抗清学者冒辟疆的后代——冒家大小姐，穿了她的银狐大衣，风度翩翩来到我的穷家。她对我母亲说：“与其在家闲着，不如跟我去苏州教书。”母亲含泪同意了。

大约是六七年前的早春吧？何溶急吼吼地来信吩咐：快去无锡探望冒怀昆。她“文革”中被斗致残，现已病重。我慌忙搭火车前往。敲她家的门，大声呼唤她的名字，只听得她在屋里狂喜地嚷嚷：“是小顾的声音——宝仁，小顾来了！”

她的模样变化太大了。当年弯月般秀美的眼睛黯然无光，原来满头浓发如今已是一蓬霜草。嘴角耷拉，流着滴滴唾液，颈下系着个幼儿用的兜袋，宝仁不时从袋里掏出手帕擦拭她的下巴。我噙着泪水：“怀昆怀昆——冒家大小姐如何至于被折磨到这般境地？”

怀昆捣着拐棍，断断续续对我讲了许多往事。叙说她和宝仁、何溶奉苏中城工部之令，潜回上海做地下工作的艰辛。何溶是东北的流亡学生，没有经济来源，常是蹲在街边粥摊上，一天喝一碗薄薄的稀粥……“可是，造反派要整死我们。连参加‘文汇报契’，也成了我们的反动历史……”宝仁低头坐在一旁，猛吸香烟不插一言。临别，怀昆为我唱了一支歌：

……

夜雾茫茫，
当你离开的时候，
不要将我遗忘——
遗忘在这冷清的地方。

小成，你大约会记得，这支“歌”是我十七岁时写的第一首诗。那时，你们不应允带我走，满腔的热血追求受到抑制，我不禁黯然神伤。本是幼稚之作，我们九人离沪后却在小范围里传开了，有位音乐家为它谱了曲。怀昆唱它，也许是眷恋过去的岁月春秋；也许她预感到自己不久于人世，要我们别将她遗忘！

哦，谁能将他们遗忘？纵然他们已离开了人间。像屈君培这位“公子”型的“约大”学生，我知之极少却老也忘不了他。临出发，他凑兴说“去看看”，果然刚到抗日根据地就原道返沪。我曾臆猜他与大家同行，隐蔽着一个挺身护送的目的。果然，我们刚下江轮，就遇到了麻烦。鬼门关似的港口卡子伪军密布。他们要搜查行李，吆喝着：“这么多男男女女来江北干什么？”屈君培摆着架子，说：“这都是我的同学。有的放寒假回家，有的去吃喜酒。”他从长衫兜里摸出张纸条，“这是家父开的通行证。诸位在江湖上行走，总听见江南沙洲屈区长的赫赫声名。”伪军小头目马上哈腰，连声“少爷好走，莫见怪。”

我常想着这次险情，很想找机会感谢他的侠义之举。有老友告我：多少年来他受“伪区长”父亲的株连，郁郁隐于闹市不见故人。不久，又听说他已去世。说是一天上班路上他胸疼如绞，医生嘱他住院急救。这位已经退休的返聘人员，固执着回单位请假。刚交代完他经手的工作，就倒地不起。这位当年“伪区长”的公子，他生命的句号，画得令人肃然起敬。

写到此处，小成，我不由得深深怀念起你我最熟悉的何溶。1990年8月，你来信告我一夜之间他猝逝的噩耗——我一时不能接受这“死别已吞声”的残酷现实。我恍惚觉得，这位卓有成就的著名美术评论家、国画家，依旧仪表堂堂而富有灵气地站在人们面前，计划去西藏作画、采风。他怎么会一下子消失了呢？我面壁恸泣——壁上垂挂着他为我所画的《绿梅》……

他常常走入我的梦中。缥缈云雾遮不断身着鲜红T恤衫的幽影……他牵着我的手，穿过村庄密密的树丛，站在高堤默默相对。堤底深谷小河水里，一只渔船“咿啊咿啊”地摇过。晃动着的一盏渔灯，在漆黑的天地间，宛若一颗星星……

何溶不该过早陨落。我宁愿“生别常惻惻”，写封信拌拌嘴，赠首诗，索幅画……

也能在“惻惻”中相互得到些微安慰。我了解，他的血管里奔腾着满族祖先慍勇的血液，秉性嘎直豪放，有悖于中庸之道的世情，他为之忧郁烦躁；我懂得，婚姻生活的曲折和不幸，使他饱尝了苍凉孤寂的苦味，于是，爱唱《夏日最后的一朵玫瑰》的长白山人，在一个夏夜悄然枯萎遁去。

小成，我的幼殊姐。你的一首《寄》，引发我的思绪如风车般飞速转动。我抱憾大半生，其中也包含了与你的长思长离。四十多年前一别，直到你结束了驻外使馆的工作离休定居北京，我俩才有缘见了一面。这不知是命运的苛待，还是对我的垂怜？前年你来南京治病，你我都感叹重逢恨晚，“小成”和“小顾”青丝皆落，双双白了少年头。杜甫诗曰：“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四十八年前，我们九人去了苏北，你却留在日伪铁蹄下的上海。你留下从事地下交通和学运工作，在感情上却不愿意离群。《寄》的字里行间，有着一一种无奈的惆怅。不然，冬夜冰雹敲窗怎会“把梦里一群人影敲碎”？我知道，你醒来已是“落发”满枕。

一切都被岁月推向远方了。似水年华，却并未褪去我们经历的艳丽鲜亮的色彩。多少年来，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一个学生社团“文汇团契”，由于不是地下党直接领导，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冒怀昆等许多同志受到怀疑和审查。历史终于公正地证明：“团契”是热血的爱国青年所组成，它曾经教育并秘密输送了许多批大学生、中学生到解放区。虽然在日伪向它伸出屠刀的时候，它曾一度隐去自己的“名字”。

元旦的黎明已经降临。像你的诗篇《寄》一样，在两个年份交接之际，我的心灵，张开翅膀，历经了漫长的波涛滚滚的旅程。愿你的《寄》，继续飞翔天上地下、海峡两岸，给活着的、倒下的“离人”，带去落发缀串的思念。

你的小顾 1993年元旦